

通志彙解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四

昭公

元年

季武子伐莒 齊盟楚人欲戮叔孫

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於訖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
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
請帶焉弗與梁其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
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
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
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
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
難不越官叔出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
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姦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夏四月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叔孫家臣曰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罵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

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討公孫黑之罪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放之於吳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十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公孫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七月壬寅縊尸

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懼選適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非鍼適

晉其車于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

及絳歸取酬幣備九獻始自齎其一而續送其八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冬楚公子圍弑其君右尹子干奔晉從車五

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

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秦

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仕晉蓋主也史佚有言曰非

羈何忌

敬也

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也

晉中行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增十人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困阨去車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此皆臨時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問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肝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二年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如齊逆女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宣子此文四輔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秋少姜卒公如晉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乃退季冬日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

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蚤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加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上中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藥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舊臣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肝之宗十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肝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它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晉韓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叔弓聘于晉辭郊勞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三年

鄭伯如晉晉賜公孫段州田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

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七年子產聘于晉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欲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小邾穆公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四年

楚使椒舉請昏于晉

楚子使椒舉求諸侯遂請昏晉侯許之五年楚子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丘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大夫莫對遂啟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規他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狩巡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丘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和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古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韓叔叔椒子羽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皆百羊舌四族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成數長輔韓須楊石向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舉成數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六年夏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初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

正月大雨雹

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一西陸朝

覲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昏見東方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因春風而明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鄭子產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薑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吳伐楚報朱方之役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五年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

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紀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君奮焉震電馮盛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蚤修完其可以息師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吳不可入遂觀兵于坻直箕之山是行也吳蚤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五年

魯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墮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

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籛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六年

鄭人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齊侯如晉請伐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

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正月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盟于濡須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璆玉櫝竿耳不克而還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昭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蘧啟彊曰臣能得魯侯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

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蘧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

晉侯問士文伯日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豕韋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

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晉侯有疾韓宣子問夢於子產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

衛立靈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二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震下坎上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 坤下坎上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

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孔成子立靈公

八年

石言于晉

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夏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 十年春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于子

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

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太公女唐叔母婺女既嫁之女織女處女邑姜

齊之既嫁女也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商諸侯居齊者將死妖星出婺女

是以譏之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戊子晉平公卒九月叔孫

姑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

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曰大夫之

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有貳心係十三年

十三年晉以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

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秋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

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

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

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

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莒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誅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

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冬季孫猶在
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
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
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
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先歸惠伯待禮

大蒐于紅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周王使
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禱杭于四裔
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

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晉荀盈卒晉侯飲酒樂

晉荀盈如齊逆女卒于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_{初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

平子伐莒始用人于亳社

秋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宋平公卒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一年

單成公卒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襚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襚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

齊衛鄭如晉朝嗣君

三月鄭簡公卒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

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南蒯以費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愍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子仲還及衛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坤下坎上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

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
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
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
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杞生於圃非直如崩在費欲亂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
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敗焉平子怒今
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
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初南蒯之
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待間而

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
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
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
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
文子致之

十三年

楚殺關成然

夏五月丙辰楚公子弃疾即位名曰熊居使子旗為令尹
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王患之九月楚子殺關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闕辛居鄭以
無忘舊勲

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犢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犢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犢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叔向制刑不隱於親

秋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

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晉滅鼓

平丘之會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

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鞮

歸使涉佗徒多守之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十五年

禘于武公叔弓卒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在蔡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諺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穆后崩景王求彝器於晉

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

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
 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國名出甲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
 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
 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
 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平有之
 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
 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

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故后亦謂之三年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
 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

楚取蠻氏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
 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齊侯伐徐賂以鼎而還

齊侯伐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
 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

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晉韓起聘鄭求環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
 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
 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
 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昭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
 幼弱六卿彊而奢侈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
 曰爾幼惡識國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鄭大旱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

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郟子來朝

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
受命有雲瑞故以雲名
官經雲氏蓋一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
 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
 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伯勞司至也青鳥氏鷦鷯司
 啟也丹鳥氏司閉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

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滅陸渾氏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滅陸渾氏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星孛于大辰宋衛陳鄭皆火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桴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子產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十九年

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

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吳用伍員之謀楚始病

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二十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問伍

奢伍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

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志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

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

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吳公子光使鱣設諸弑王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莠尹然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

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楚 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土同舟王使執燧

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次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我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

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吾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

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於軍祥秋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焚之而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冬楚子入于郢初闞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吳人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云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哀元年楚

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于吳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馱以說吳而遷墓冬遷于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齊師入紀

鄭大水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二十年

宋華向之亂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云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云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見六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見十二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

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云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纁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秋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適晉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云有命余不忍其詢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公子旣入華輕將自門行公執其

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
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
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登死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公懼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
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
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
亦如之張句尤之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
張句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五月
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
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

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
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
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
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
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
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貍使
華登如楚乞師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二十二年遂越使
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
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元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邛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亂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丙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旣出聞衛亂從諸死焉請將事辭曰云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云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宵子高魴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施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疥晏子言修德而可

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新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

忌不思謗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耶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侯田晏子論和同

齊侯田于泮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以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既戒既平醢蝦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八風東北條風東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景風西南涼風西闔闔風西北不周風北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
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
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
願也

子產古之遺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
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
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
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
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樞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樞則不容心是

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楸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乙丑崩

蔡侯奔楚

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
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
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魯以十一牢禮晉士鞅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

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
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叔輒哭日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
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
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
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亂

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
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
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乎見十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
獻公之庶子伯扶釜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
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釜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子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
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
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駿延定稠子朝

奔京丙寅伐之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
甘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以王如平時次于
皇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
王于王城十一月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閏月晉箕遺樂
微右行詭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
西南二十三年春二師圍郊郊鄆潰王使告間晉師還夏
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敗
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壬子朝入于王城鄆羅納諸莊宮尹辛
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丙寅攻蒯蒯
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
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山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
矣東王必大克二十四年春正月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

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嫫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蠹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

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宣八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蚤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也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

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今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罄賦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知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童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見天子而易位以今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志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
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
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六年夏周
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六月晉閻沒戍
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蕢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儋翩
入於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
冬十一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
王城八年二月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
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武城人取邾師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
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
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
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
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
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
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

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四年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錡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吾子使彌牟逆從者叔孫受禮而歸

二十四年

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五年

宋逐右師

叔孫婍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定六年秋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

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季氏逐昭公

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見十一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見七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龜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宋元夫人
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
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有鸛鵒
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公
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遥遥裊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
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
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申夜姑相
其室及季如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
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

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
執夜姑將殺之公若爲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故公若怨平子
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
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
告公果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袒告公公以戈擊之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告臧孫
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
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
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
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
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
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之司馬驪戾言於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殺諸
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見叔孫氏之旌
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
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齊侯曰自莒

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公喜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
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旱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
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羈也不佞不
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
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
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
從公于齊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
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

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枘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春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庚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

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憚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三十一年春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言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

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乾下震上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氏家子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趙簡子問禮

黃父之會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今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楚子常欲立子西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茹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謀

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二十六年

齊侯欲禳彗星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晏子論禮可以爲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

楚子常滅卻氏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蒸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蒸令曰不蒸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秬焉國人投之遂弗蒸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殿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

晉滅祁氏羊舌氏

晉祁勝與鄢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六月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蚤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鄢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

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

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餽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

龍見于絳郊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豸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

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土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乾下巽上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乾下離上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乾下坤上曰飛龍在天其夬乾下兌上曰亢龍有悔其坤坤下艮上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范中行之亂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

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今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

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秋齊

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哀元年夏齊侯衛侯救邯鄲二年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魯孫蒯瞶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三年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周人殺萇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

其南荀寅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秋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三十一年

邾墨肱以濫來奔

冬邾墨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三十二年

越滅吳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

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

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云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十一年吳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蚤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

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余謳陽自南方先及郊越子至丙戌戰大敗吳師獲吳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吳及越平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

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五

定公

二年

邾莊公下急而好潔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酒闢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闢以鉞水沃廷邾子望見

之怒闢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

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潔故先車乘莊公下急

而好潔故及是

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長衛侯於盟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

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

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之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黃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倍厚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

離綺棧

步旃旌

綠茂大赤取染草名

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蒐

湯沐

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

國名

之鼓闕鞏沽洗懷姓

九宗

唐之餘民

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

命書云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子大叔卒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又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五年

魯陽虎之亂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璫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

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藐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輦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陽虎強使孟懿子往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築室

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讎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載葱靈

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蒧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八年

定公侵齊門于陽州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魯始尚羔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衛叛晉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

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瑱

^{七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

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

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

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

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

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

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

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遂侵衛 九年秋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
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
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
先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
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
衛褚師圃云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
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襍
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暫憤而衣狸製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
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
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禴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燾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
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
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弗
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齊侯衛侯
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
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
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鄭駟歇用鄧析竹刑

鄭駟歇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
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十年

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宋寵向魋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

寵向黽故也

十二年

衛公孟彊伐曹

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魯墮三都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

衛逐公叔氏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云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云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十四年

衛蒯聵輒爭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統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娶大子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

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纍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

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肝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肝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

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栾之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蒲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

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二十五年五月，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奉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諫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泲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鈎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之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六年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云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

三年

桓僖災

夏五月司鐸名官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

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瀋也於是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有疾命正常以後事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五年

齊陽生弒荼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徇我盍去諸子盪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

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必云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云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八年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

千乘乎公子翹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

鄭駟秦富而侈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鄉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

楚滅陳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

王有疾卒於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開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

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五年
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
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
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
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
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
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
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
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
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

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
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
丁父郤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
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
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

七年

魯伐邾吳齊伐魯

夏公會吳于鄆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拆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

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言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曰不

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乃盟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梅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秋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邾寒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

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人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寔之新篚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寔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于郕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麇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癸方主穀王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宋伐曹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七年八年春宋公將還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九年

鄭圍宋取邑大敗晉卜救鄭

鄭武子賁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也趙子水位也宋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坤上之需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商後今得帝乙之封故知宋古帝乙紂父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

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衛大叔疾出奔宋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墜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初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敘從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

夏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纔放經而拜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

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陳常弑簡公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成子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豐丘人執之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蚤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

馬以目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雖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頌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祗取死焉向魋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

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與

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氏爲成之病不圍馬焉秋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秋齊陳瑾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蚤聞命陳成子館谷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本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羸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二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十六年

孔丘卒

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嘽嘽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楚白公之亂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諒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得晉諒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

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
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
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
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
朝而劫惠王子西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

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
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
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
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
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
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
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如望
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
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曹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

五百四十七
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
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
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十八年

楚公孫寧敗巴師

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及巴師
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丁鄢
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十一年

越人始來

夏五月越人始來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

宋景曹卒元公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
可稱旌繁乎

晉伐齊

夏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
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
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

何必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二十四
年夏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
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讎言也役將班
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
之

二十四年

哀公如越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躋夏獻其禮對曰無之
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

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
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
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
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
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

二十六年

宋立昭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

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枝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司城枝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左師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汝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二十七年

越子盟于平陽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瑶伐鄭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做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蚤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有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